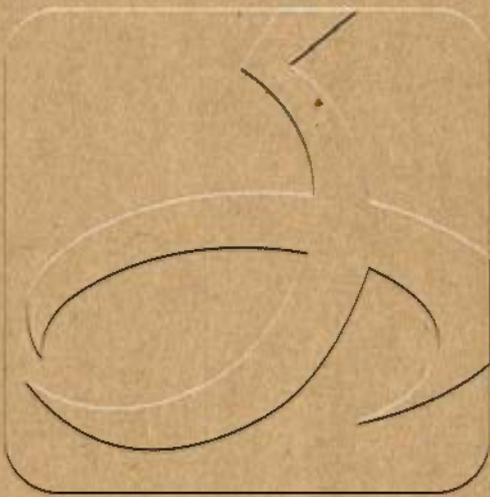




910
7566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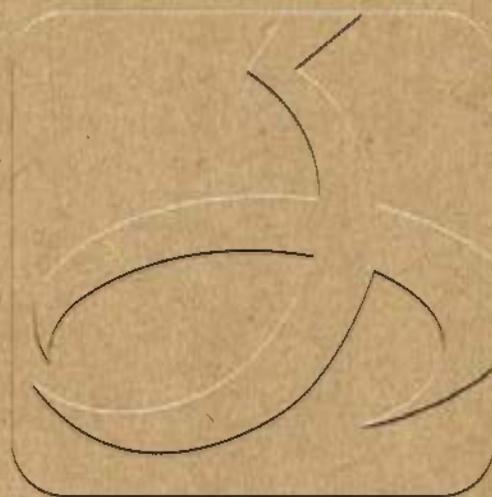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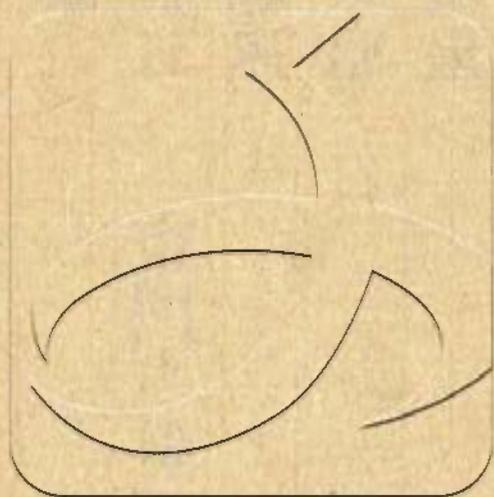
Inches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pp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樂書卷第六十四

詩訓義

秦國風

車鄰

陳國風

宛丘

小雅

鹿鳴

四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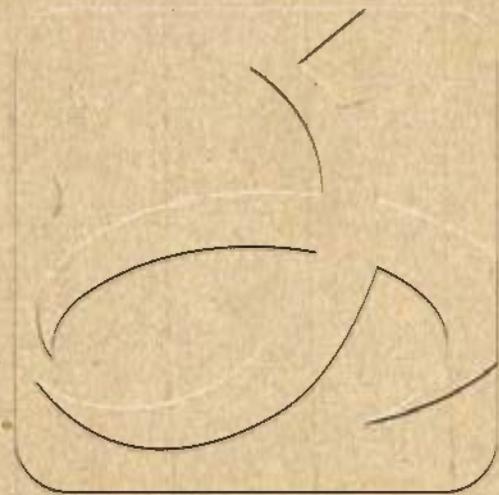
皇皇者華

車鄰

宋宣德郎祕書省

正字陳

陽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
七

玄天道也黃地道也天道用九而九者陽數之窮也
地道用六而六者陰數之中也黃於色為中而簧則
美在其中發而為中聲者也笙竽之為物以匏為母
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吹笙竽則簧鼓矣然笙之大者
簧十有九小者十有三而竽則三十六簧焉三九陽
數也十陰數也大笙之數九金數也而以陰十主之
金土合數也小笙之數三木數也而以陰十主之木
土合數也竽三十六簧水數也長四十二寸水火合

數也書以琴瑟為堂上之樂笙簫為堂下之樂則鼓
瑟堂上常御之樂也鼓簧堂下甚盛之樂也先鼓瑟
後鼓簧與關雎先琴瑟後鐘鼓同意秦仲有禮樂之
好如此而國人又悅之欲其與之及時娛樂豈非樂
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哉晉之昭公有財不能用不
足以為禮有鐘鼓不能樂不足以為樂國人莫不哀
而刺之與夫車鄰悅而美之豈不有間邪

宛丘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宛
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

革音鼓冬至之音也土音缶立秋之音也古者益謂之缶則缶之爲器中虛而善容外圓而善應中聲之所自出者也唐堯之時有擊壤而歌者因使鄭以鞀鞀冥缶而鼓之是以易之益缶見於比用缶見於坎鼓缶而歌見於離詩之擊缶見於宛丘是缶之爲樂自唐至周所不易也昔秦王爲趙王擊缶亦因是已孰謂始於西戎乎今夫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陳之幽公游蕩無度不擇冬夏而爲之擊鼓於宛丘之下又擊缶於宛丘之道是嗜音而不知反者也旣值所執之鷺羽又值所建之鷺翮是常舞而不知反者也豈特合樂於野而已哉彼其所樂如此然而百姓不厭而苦之未之有也

東門之枌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鹵邁

男子正位乎外女子正位乎內天地之大義也男子業耕女子業織生民之常職也蓋上爲一下爲二故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幽公淫荒昏亂游蕩無

度無冬無夏鼓舞於宛丘之道則國人更化而從之
男子非特不正乎外以業耕而婆婆於粉樹之野女
子非特不正乎內以業織而婆婆於日中之市又其
久也非特男女棄其舊業而已雖國人亦越以醜邁
然則風化之所行有以動蕩其心感移其俗亦豈有
善惡之間哉爾雅曰婆婆舞也詩言婆婆則舞而已
序兼歌言之者言歌不必見舞言舞則歌在其中矣
詩序曰永歌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鹿鳴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我有嘉賓鼓
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卦有八離居一焉音有八絲居一焉離馬也而與蠶
同祖則其音絲而已易曰離麗也麗以離爲用離以
麗爲用故大琴謂之離以其聲有所麗而明也大瑟
謂之灑以其聲有所麗而澤也大笙謂之巢以其列
管匏中施簧管端鳳巢之象也小笙謂之和以其大
者唱則小者和也爾雅曰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
敔謂之籟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蹇由是觀之
凡所以作樂者古人皆以爲鼓則所以作琴瑟笙簧

謂之鼓不亦可乎文王之燕羣臣嘉賓始則鼓瑟吹笙吹笙鼓簧者以其樂主盈遇之之誠有加而無已也終則鼓瑟鼓琴先瑟而後琴者以反爲文示其有常而無變也吹笙鼓簧鼓瑟鼓琴皆兩言之者以笙簧琴瑟大小備舉故也笙簧象物生而有所示故以示我周行終焉琴瑟君子以樂心而已故以燕禮嘉賓之心終焉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樂記曰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蓋禮之於賓主義之於君臣文王之於羣臣不以君臣之義接之而推賓主之禮以待之雖和樂且湛亦不出禮之大閑而已與賓之初筵所謂其湛曰樂豈其致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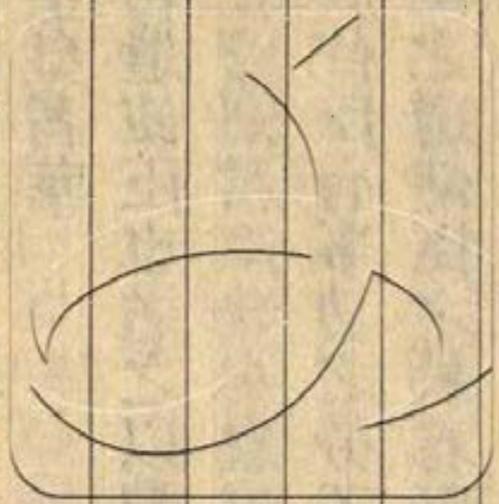
四牡

四牡勞使臣之來百功而見知則說也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序曰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蓋君之於使臣有事功之勞不有以知而勞之不足以全君臣之道使臣之於君既受命於聘好不能延譽於四方下足以全忠信之德遣之勞之者禮也歌詩以敘其情者樂也君之於臣必先遣而後勞序詩

者必先勞而後遣蓋所以示勸也



樂書卷六十四終

樂書卷第六十五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陽撰

詩訓義

小雅

常棣

伐木

采芣

出車

杕杜

彤弓

菁菁者莪

常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琴瑟同音而相合而妻子好合如之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埴篴異音而同和而君民之和如之故曰

天之牖民如埴如篴常棣主燕兄弟而言妻子者以至於兄弟必自型寡妻始故也板主言君之於民而言天者以君之所爲天實使之故也是詩先瑟後琴者以絃多寡序之與鹿鳴鼓鐘鼓瑟鼓琴同意關雎先琴後瑟者以音大細序之與女曰雞鳴琴瑟在御同意車鄰言瑟不及琴車牽言琴不及瑟詩人之意各有所主耳

伐木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傳曰坎坎蹲蹲喜也樂之所由生也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樂之樂也古者作樂始於鼓以作其聲終於舞以動其容坎坎鼓我則發諸聲音而以反爲文也蹲蹲舞我則形諸動靜而蹈厲有節也人道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文王燕朋友故舊而爲樂至此亦仁之至義之盡也竊嘗究周官燕樂鐘磬教之於磬師笙鐘供之於笙師奏其樂以鐘師舞其樂以旄人歛而歌之以鞀鞀氏儀禮之燕禮樂人設縣小臣何瑟面鼓工升卒歌笙入立奏下管新宮若舞則勺是燕以示慈惠而樂固無不備舉矣觀文王燕羣臣於鹿鳴其樂不過笙簧琴瑟燕朋友故舊於伐木其樂過於

鼓舞至於常棣燕兄弟未嘗及樂其故何哉以伐木考之邊豆有踐兄弟無遠而以鼓舞繼之是燕兄弟固未嘗無樂也不然常棣之詩何以謂之和樂且孺且湛哉鹿鳴不言鼓舞非無鼓舞也伐木不言笙簧琴瑟非無笙簧琴瑟也蓋亦互備而已

采薇

出車

杅杜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杅杜以勤歸也

文王之時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西攘昆夷之患北伐玁狁之難方出而行師則將役均在所遣故歌采薇以遣之所以一貴賤之心也與荀卿所謂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同意及旋而班師則尊卑不可不辨故歌出車以勞率杅杜以勞役所以明貴賤之分也與禮記所謂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同意天地之於萬物出乎震所以遣之也歸乎坎所以勞之也文王之於將役致義以遣之致仁以勞之亦何異此遣之勞之禮也必歌詩以樂之樂也

彤弓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鐘鼓既設一

朝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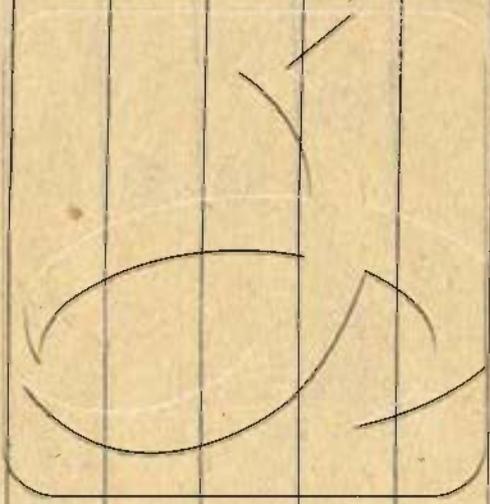
古者諸侯有功於王室天子非特賜之彤弓以旌之抑又行獻醕酢之禮以禮之設鐘鼓之樂以樂之也周官樂師饗食諸侯序其樂事合奏鐘鼓鐃師凡饗祀鼓其金奏之樂典庸器帥其屬而設筭簠饗食亦如之由是觀之饗禮不終朝以訓恭儉要之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其樂未嘗不令奏鐘鼓也然錫彤弓必因饗禮笙師饗射共笙鐘之意也鐘師饗奏燕異禮而同樂是燕亦以鐘鼓爲主也觀文王之燕羣臣其樂有及於琴瑟笙簧燕朋友故舊其樂有及於鼓舞然則饗樂固與燕同是詩特及鐘鼓者非不用琴瑟笙舞也所主者鐘鼓而已先言饗之次言右之與周官大祝以享右祭祀同意

菁菁者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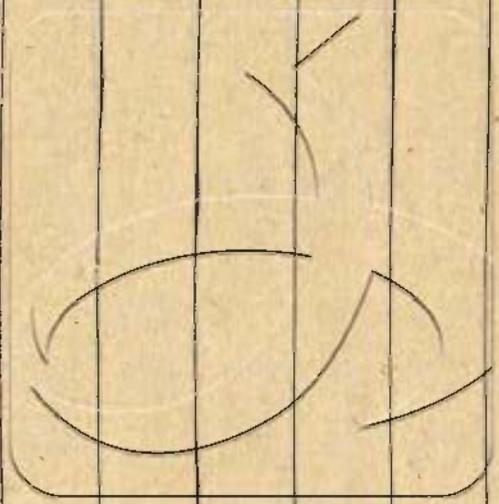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文武之學曰辟離成王之學曰成均而大司樂掌其法焉蓋辟之以禮靡之以樂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學校之教也成王有改辟靡之名無變辟靡之實其長育人材而成之者亦不過禮樂而已既見君子樂且

有儀有儀者禮也樂之者樂也然則禮樂豈不爲君子之深教歟樂且有儀序所謂樂育材也我心則喜序所謂天下喜樂之也辟廱之制環之以水則所謂中泚辟離之實也以中爲義成均之實也諸侯之制半於天子其學謂之泮宮魯頌泮水之詩曰思樂泮水言采其芹所以喻禮繼之以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所以爲樂天子諸侯之制雖不同其教曷嘗不一本禮樂哉六月之序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而不及樂何也孔子曰不能樂於禮素樂記曰知樂則幾於禮矣古之育人材以立於禮爲始以成於樂爲終是足於禮者未嘗不知樂足於樂者未嘗不知禮詩兼始終言之序特原始稱之而已



樂書卷六十五終



樂書卷第六十六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詩訓義

小雅

何人斯

鼓鐘

何人斯

楚茨

伯氏吹壎仲氏吹箎

壎之爲器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火之形也
 壎以水火相合然後成器亦以水火相和然後成聲
 故大者聲合黃鐘大呂小者聲合太簇夾鐘一要宿

中聲之和而已先儒謂圍五寸有半長三寸有半蓋取諸此箎之爲器大者尺有四寸陰數也其圍三寸陽數也小者尺有二寸則全於陰數而已要皆有翹焉一孔上達寸有三分而橫吹之箎爲不齊者也爾雅曰大埴謂之器六箎謂之沂器則六孔交鳴而喧譁沂則出於一孔而其聲清以辨也土王於長夏而壘土音也有伯氏之意焉竹王於仲春而箎竹音也有仲氏之意焉故曰伯氏吹壘仲氏吹箎板詩曰天之牖民如壘如箎是壘箎異器而同樂伯仲異體而同氣故詩人取以况焉觀周官小師教埴瞽矇播之

笙師兼箎而教之詳於埴略於箎者以埴主倡始不得不詳箎主和終而已不得不略不亦寓伯仲之旨乎昔暴公之於蘇公以義相友有兄弟之親以情相歡有埴箎之樂是雖靡不有初而鮮克有終直餘耳之光初蕭朱之隙末也喪其本心亦已甚矣譙周曰幽王之時暴辛公善埴蘇成公善箎由是觀之豈詩人因其所善取譬邪世本曰暴公作埴蘇公作箎是未知埴箎之作其來尙矣壘又作埴箎又作龠者焉金方而土員水平而火銳一從熏火也其中爲黑則水而已一從員則一之形也籥本起黃鐘之籥如笛

而三孔所以通中聲也箎或作龠者與籥不齊故也

鼓鐘

鼓鐘鏘鏘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鐘喈喈淮水演演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鐘代磬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鐘欽欽鼓瑟鼓琴

周官罍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禮記晉平公鼓鐘杜蕢聞鐘聲曰安在爾雅云徒鼓鐘謂之修蓋鼓鐘之詩刺幽王爲流連之樂鼓作其鐘於淮水之上樂而忘反者也非特鼓鐘以自娛抑又伐

磬以勞人而琴瑟笙磬管籥之樂無不備舉亦異乎先王所爲而已昔齊景公欲爲流連之樂而晏子以謂先王無是之樂卒能出舍於郊興發以補不足作徵招角招君臣相悅之樂是得易所謂冥豫成有渝無咎者也幽王流連而不知反會齊景公之不若詩人如之何不刺之邪

笙磬同音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妙有以通八卦之德顯有以類萬物之情故離音絲其發爲琴瑟震音竹其發爲笙乾音石其發爲磬周官眡瞭掌擊笙磬笙師掌共

鐘笙之樂儀禮大射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是磬與笙同爲陽聲擊應笙之磬而笙亦應之也鐘與笙則一陰一陽而已鼓應笙之鐘而笙亦應之也笙磬作於堂之上下異器而同音笙鏞均作於堂下異音而同樂此書詩所以異致歟鼓鐘欽欽雖敬而有不足之意鼓瑟鼓琴則先大後小皆以反爲文者也笙磬同音則聲應相保而爲和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則節之以中聲而不亂皆不至慢易以失節也言以反爲文刺幽王之不知反言不至慢易以失節刺幽王之不知節陳善閉邪之道也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雅者中國之樂也南者南夷之樂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萬武舞也籥文舞也謂之雅則聲音節奏合於雅言雅則頌可知矣謂之南則南夷之樂言南則三方可知矣籥則文舞言籥則萬可知矣華夷之樂雖殊要之播於中聲之籥而執以舞之則聲容有節而不僭矣先王作樂崇德始也鼓鐘以致其敬中也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致其和終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以致其節周官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大師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禮曰夫敬

以和何事不行蓋敬勝則乖而離必以和濟之語所謂禮之用和爲貴之意也和勝則蕩而流必以節正之語所謂知和而和以禮節之之意也作樂終始不失乎禮周官所謂樂禮是已若然庸詎有流湏慢易之患邪幽王徒有是樂而無德以宜之鼓鐘之刺曷可已哉

楚茨

禮樂既備鐘鼓既戒

禮樂之於天下無主不止無文不行故主減與盈者禮樂之情也以進與反者禮樂之文也禮儀欲其既備是禮主其減而以進爲文也豈卑者舉之罄者與之之意歟鐘鼓欲其既戒是樂主其盈而以反爲文也豈高者下之饒者取之之意歟古之行聘禮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饑而不敢食日莫人倦而不敢惰得非禮儀欲其既備邪以鐘鼓奏九夏而終之以誠夏驚夏九敘惟歌而終之以戒之用休得非鐘鼓欲其既戒邪禮樂所施如此則其用於祭祀以交神人亦何獨不然蓋賢君子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楚茨之詩君子

思古之賢君得四海之歡心而與之祭祀我孔熯矣
式禮是愆致誠信忠敬之謂也苾芬孝祀奉之以物
之謂也禮儀既備道之以禮之謂也鼓鐘既戒安之
以樂之謂也孝子之心如此而已此所以孝孫徂位
工祝致告也祭義曰反饋樂成薦俎序其禮樂備其
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喻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
明交庶或饗之此之謂歟

樂書卷六十六終

樂書卷六十七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詩訓義

小雅

楚茨

甫田

車牽

賓之初筵

楚茨

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故祭之日樂與
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是樂之所以迎來哀之所
以送往也然則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反樂而不哀

者豈孝子之情也哉哀以送往孝子之心也鼓鐘送尸先王之禮也以禮廢心則不仁以心忘禮則不智二者並行夫然後全之盡之也周官大司樂凡樂事尸出入則奏肆夏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然則鼓鐘送尸庸非奏肆夏之樂乎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似王后薦玉豆胾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則諸宰君婦之徹有樂可知矣古之作樂鐘鼓既設未嘗不終之以舞則送尸之樂雖不言舞以鐘鼓見之也祭統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鼓鐘送尸神保聿歸繼之以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緩後祿豈非鼓舞以樂皇尸與天下樂之之意邪

樂具入奏

周官樂師凡樂出入令奏鐘鼓蓋樂之用於天下明則有燕饗幽則有祭祀先王於祭祀之末既歸賓客之俎矣又能備燕私以親諸父兄弟則仁之至義之盡也樂也者不過樂斯二者而已宗廟之禮既畢復具入奏於燕私之所則鐘鼓備設所以親同姓成和

樂也湛露天子所以燕諸侯其詩曰厭厭夜飲在宗
載考亦此意歟古之作樂奏黃鐘者必歌大呂舞雲
門奏太簇者必歌應鐘舞咸池言樂具入奏則歌舞
具舉豈特鐘鼓而已哉

甫田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

古者有事於釋奠祭先師有事於瞽宗祭樂祖養老
祀先老執爨祭先炊馬祭先牧食祭先飯然則於田
祭田祖亦示不忘本始而已蓋備物而祭之者禮也
作樂而御之者樂也然離音絲而琴瑟以之南方之

樂也坎音革而擊鼓以之北方之樂也南方至陽用
事而陰萌焉故萬物自是而之死北方至陰用事而
陽萌焉故萬物自是而之生甫田之御田祖必琴瑟
擊鼓者以自冬徂春農事則終而復始百穀則死而
復生故作是樂以御之各有度數存焉用是以祈甘
雨則陰陽和百穀生其於介稷黍穀士女也何有周
官籥章凡國祈年於田祖歛幽雅擊土鼓以樂田峻
國祭蜡則歛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又曰國索鬼神
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詩推之攸介攸
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則蜡以

樂書卷六十七
息民之祭也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則祈年之祭也於蜡祭言禮以見樂於祈年之祭言樂以見禮詩人之法言也

車牽

四牡駢駢六轡如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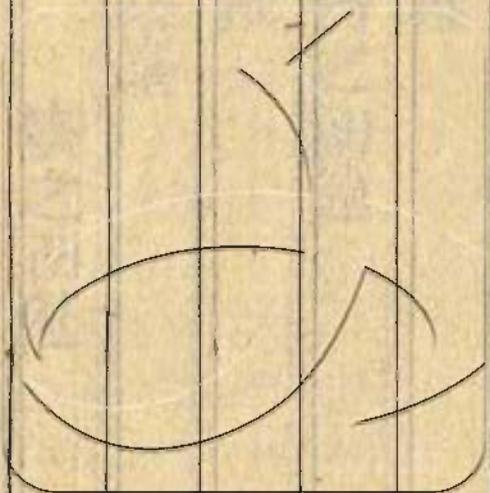
鄭風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則琴常御之樂也衛風曰公庭萬舞在前上處則舞前處之樂也以六轡御四牡和正而有節無以異於常御之琴故車牽以如琴言之兩驂在前疾徐而有節無以異於前處之舞故大叔于田以如舞言之

賓之初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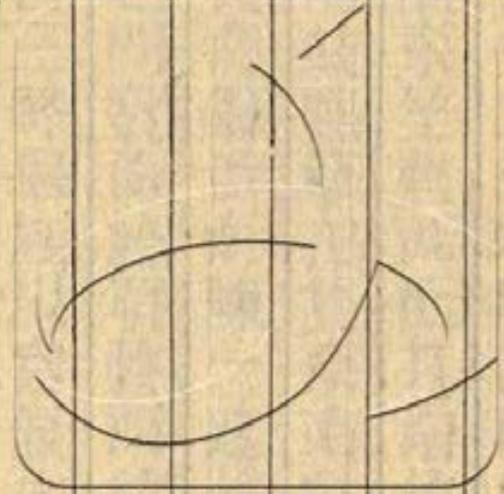
鐘鼓既設舉疇逸逸

庶人有主皮之射而無賓射燕射士有賓射燕射而無大射大射惟王於諸侯爲然周官大司樂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蓋賓之初筵鐘鼓既設不過奏王夏騶虞而已秦王夏明其大一統也奏騶虞明其樂仁而殺以時也然則王射以騶虞大夫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詢眾庶亦欲官備於天子也大射記鐘人以鐘鼓奏陔夏大司樂奏王夏鄉射特以鼓奏陔夏何也曰奏王夏

主王出入言之以鐘鼓奏陔夏主射節言之君尊故有鐘鼓大夫士卑特用鼓而已考之大射記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鑼皆南陳建鼓在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鼓其南鑼皆南陳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之間鼗倚於頌磬西絃以至升歌鹿鳴三終下管新宮三終舉旌以宮偃旌以商始奏肆夏中奏貍首卒奏陔鷲是詩特言設鐘鼓者舉大以該之也彤弓言鐘鼓既設爲饗有功諸侯故此言鐘鼓既設爲大射擇士故也



樂書卷六十七終



樂書卷第六十八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詩訓義

小雅

賓之初筵

大雅

靈臺

賓之初筵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

道生一則奇而為陽一生二則偶而為陰二生三則

陰陽參合而爲冲氣籥之爲器如笛而三孔律度量衡所出陰陽冲氣所宣一翕之實所不能述而册之所書亦不能記也尹耆氏用葦以始之後世用竹以易之律度所生陰陽合焉所以通中聲也故大者謂之產以其聲生出不窮也小者謂之約以其聲不至流縱也中者謂之仲則適細夫之中而已要之皆道春分之音應文舞之節也周官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歛籥鼓羽籥之舞笙師掌教歛笙籥則舞羽歛籥所謂籥舞也鼓羽籥之舞而以笙師教歛籥焉所謂笙鼓也笙師凡饗射共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則燕射之樂籥舞笙鼓無所不備此儀禮所謂籥在建鼓之間蓋所以備和奏洽百禮矣然笙之爲樂有配鐘言之書所謂笙鏞以間是也有配磬言之鼓鐘所謂笙磬同音是也有配瑟言之鹿鳴所謂鼓瑟吹笙是也有配歌言之儀禮所謂歌魚麗笙由庚是也由此推之笙之於八音固無所不應豈特應鼓而已哉觀燕射之禮樂人設縣射人告具工歌三終何瑟面鼓卒而奏陔舞勺凡所以看其志永其聲動其容者靡不具焉是詩特以籥舞笙鼓爲言舉終始以見之也大司樂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

矢舞故賓之初筵始言大射之禮而曰大侯既抗弓
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繼言燕射之禮而曰賓
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匱以奏爾時是大司樂之
諸侯既同之射夫也樂師之射夫入又之室人也射
雖不同如此其執弓矢舞勺嘗不一哉
舍其坐遷屢舞僂僂亂我邊豆屢舞僂僂側弁之俄屢
舞僂僂

先王未嘗不用盟也所不貴者屢盟而已未嘗不用
舞也所不貴者屢舞而已書譏常舞詩譏屢舞其致
一也蓋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况幽王飲酒
不以禮而臣下化之至於屢舞如此豈足怪哉陳幽
公之民男子休耕農而野舞女子休蠶織而市舞序
詩者推本風化之所行而刺之然則幽王飲酒無度
天下化之固勢所不免也古人皆以幽謚之豈其均
有不智之實邪

靈臺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

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先王於此
以脂者膏者爲牲以羸者羽者鱗者爲筍簞擊其所
縣而由其虞鳴則虞之爲器中實虛焉樂之所由出

也惟道集虛而文王之道寓是焉橫謂之筍筍上設版謂之業以象業成於上樂作於下而文王之業寓是焉今夫木之性仁檜之爲木柏葉松身則葉與身皆曲以曲而會之故音會計之檜樅之爲木松葉柏身則葉與身皆直以直而從之故音從容之從而文王以德行仁如之物大謂之賁道大謂之路賁異於路鼓者事之生作之大故也凡樂象成民功爲大夫鐘謂之鏞者以其能考民功之大故也文王有靈德妙之而爲道顯之而爲業苟不假仁以行之則民亦孰知其爲靈而樂附之邪傳曰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故也由是觀之文王之德所以降而在民散而在物民物共由之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以德行仁之効也作樂以形容之其誰曰不宜古者作樂所以道陰陽之和者也文爲陽而鼓所以作陽聲也武爲陰而鐘所以聚陰聲也文王以文治故靈臺之樂先鼓而後鐘武王以武功故執競之樂先鐘而後鼓惟其時物而已然文王之樂以鼓鐘言之則大矣而未備至武王然後磬管將將成王然後簫管備舉此靈臺所以列於雅執競有瞽所以在頌也

於論鼓鐘

鼓者冬至之音其大麗似天鐘者立秋之音其統實似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是鐘鼓樂之器而樂非器也有精微之義存焉然鐘鼓不論吾無以知其義矣古之論樂者論倫無患則論其情而已非論其義也其文足論而不息則論其文而已亦非論其義也論其義則得之於耳而心喻之得之於心而神受之豈特悅其鏗鏘而已哉荀卿曰鐘鼓以道至於論鼓鐘則以意逆志爲得之矣莫非鼓也而大者謂之賁莫非鐘也而大者謂之鏞於論賁鼓其義見於作大事也於論維鏞其義見於考大功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而始附之者以其有事功之大素信於民故也文王之樂其琴瑟笙簧見於鹿鳴其鼓舞見於伐木是詩特詳於鐘鼓舉其大而巳此大雅言樂所以異於小雅歟

於樂辟靡

夏后氏以序名學則主以禮射而略於樂商人以瞽宗名學則主以樂教而略於禮周人兼而用之而名其學以辟靡辟者法之所自出本之以爲禮靡者和之所自生本之以爲樂辟靡以本之則禮樂之教足

以同人心出治道其於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也何有
蓋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以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者也故樂吾成己之道自仁之於父子克之至
於聖人之於天道樂吾成物之道也自盡人之性推
之至於盡物之性道志道事以詩書道行道和以禮
樂樂吾允文之道也受成出師資之以爲謀反奠獻
馘歸之以爲功樂吾允武之道也文王之道是於雖
雖在宮者不以善服人而以善養之及其卒也壯者
抗強行之志而有造老者激已惰之氣而無斃樂道
之効至於如此豈特樂輪奐而已哉文王立辟雍於
豐武王廣之於鎬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不中心悅
而誠服皞皞如也彼亦孰知其樂爲哉魯僖公之頌
思樂泮水言采其芹不過樂其禮教而已語其道則
未也鐘鼓言於論辟雍言於樂必兩言之者所以歎
美之言有言之不足之意故也

樂書卷六十八終

樂書卷第六十九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詩訓義

大雅

靈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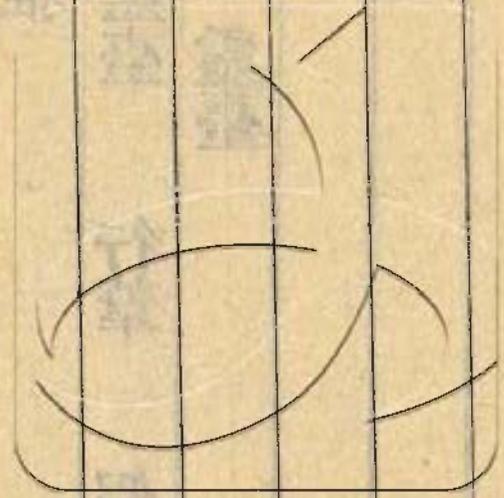
靈臺

行葦

假樂

卷阿





以上
原闕

有卷阿屈納之禮賢者之於民有飄風化養之道有
化之道則其德成而四方以爲則此三事之所自成
也有養之道則其政舉而四方以爲綱此六府之所
自成也周自后稷教民稼穡公劉厚民事則六府固
已修矣民德歸厚見於伐木俾爾單厚見於天保積
而至於忠厚之行葦則成王復何爲哉作樂以歌其
成而已夫然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以召康
公三篇之戒終焉此九敘惟歌繼之以戒之用休俾
勿壞之意也然其戒始於公劉之厚民事所以急先
務也終於卷阿之求賢所以急親賢也堯舜仁智不

過如此是則召康公之於成王亦伊尹俾厥后惟堯
舜之心歟傳曰歌者直己而陳德由是知召康公矢
詩以歌之雖曰樂成王治功之成亦所以直己而陳
德也與夫蘇公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者異矣

樂書卷六十九終

樂書卷第七十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詩訓義

周頌

維清

執競

有瞽

維清

維清奏象舞也

吉事有祥象事知器維周之禎則福之先見事之有
祥者也象舞則王事兆見事之知器者也以吉事之
祥寓於象事之器則文王之舞所以象成者孰非有

天下之象邪樂記曰樂者非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內則曰成童舞象蓋文王之時雖王事兆見而大統猶未既集也以未既集之統舞之以未成人之童此所以謂之象舞歟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皆言下而管象春秋傳亦曰象箭南蓋文王之樂歌維清於堂上奏鐘鼓舞象於堂下其所形容者熙邦國之典而已未及於法則肇上帝之禋而已未及於羣祀也熙邦國之典則人受之矣肇上帝之禋則天受之矣然則維周之禎豈過是哉先儒以象爲武王樂誤矣

執競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

古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故商之功成在成湯其詩曰衎我烈祖繼之以鞀鼓淵淵嘒嘒管聲周之功成在武王其詩曰無競維烈繼之以鐘鼓喤喤磬筦將將蓋鞀鼓淵淵則聞之必遠象其能廣祖之聲教也嘒嘒管聲則作之必備象其能成祖之事業也鐘鼓喤喤則聲之大以象武王之烈至是而充實也磬筦將將則聲之大以象武王之烈至是而輝光也傳曰夫樂象成者也如此而已然鐘與鼓應則磬與

筦應矣小雅曰笙磬同音周官磬師掌擊笙磬由是推之筦雖不一而應磬之筦則笙之筦而已磬筦將將非笙磬同音而何荀卿亦曰從以磬管鐘鼓喤喤爲武王之美而鼓鐘欽欽反爲幽王之刺者以幽王作流連之樂而不知反其音比於慢矣故言欽欽之敬以刺之周頌作筦商頌作管者蓋何末爲司探本爲官筦於禮器爲末管於樂器爲本故也自探樂器之本言之謂之管自完十二律之管言之謂之筦其實一也爾雅曰錚錚樂也或從口主聲言之或從金主器言之其爲樂之美一也

有瞽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故作樂於明而合祖於幽彼其所作非苟然也蓋亦有循體自然而已然周之作樂文王見於靈臺維清武王見於執競與武豈始作於有瞽邪其所以言始作者作備樂故也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庸非始作備樂以合乎祖之謂歟雖然有瞽特作於宗廟之中非郊丘之祭也故止言先祖是聽而已作樂而合乎先祖之聽豈徒

爲鏗鏘以樂吾心哉實有以形容祖之功德合乎祖之所聽故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周官瞽矇之職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則其言有瞽有瞽兼上中下瞽而言之也蓋瞽之字上從鼓以其主於鼓樂故也下從目以其下目一於聽故也其來則大司樂詔之其歌則大師帥之相之則在眡瞭焉孔子言相師之道豈非眡瞭之職歟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蓋有眡瞭相之不待及階及席而已商人以瞽宗名學周之主以樂教者祭之瞽

宗必言在周之庭明非商學故也

設業設虞崇牙樹羽

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異異虞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鐘虞飾以羸屬磬虞飾以羽屬器異異虞故也鐘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橫之設以崇牙其形高以峻虞則植之設以業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業之兩端又有璧翼鄭氏謂戴璧垂羽是也蓋筍虞所以縣鐘磬崇牙璧翼所以飾筍虞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殷設以崇牙而無璧

樂書卷七十一
四
嬰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此所以言設業設虞崇
牙樹羽也喪禮旌旂之飾亦有崇牙棺牆之飾亦有
璧嬰而與筭虞同者爲欲使人勿知有惡焉爾靈臺
之詩言虞業而不及管言維樅以爲崇牙而不及樹
羽爲其非作備樂故也靈臺先虞而後業是詩先業
而後虞者虞於業爲大業於虞爲小文王之樂大矣
而未備故先其大者成王之樂不舉小不足以見其
備故先其小者

樂書卷七十終

樂書卷第七十一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詩訓義

周頌

有瞽

應田縣鼓

爾雅曰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周官大師大祭祀
令奏鼓鞀大饗亦如之小師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鞀
蓋鼓小鼓之鞀小師之職也祭饗用焉大師則令之
而已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

鼓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大射有朔鼙應鼙是詩有應田縣鼓先儒以田爲棘則朔鼙棘鼓皆小鼓也以其引鼓故曰棘以其始鼓故曰朔儀禮有朔無棘周禮有棘無朔猶儀禮之玄酒周禮之明水名異而實同也先儒謂商人加左鞞右應以爲衆樂之節蓋亦有所受之也昔少昊氏造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明堂位曰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縣鼓是也然縣鼓本出於建鼓則縣鼓大鼓也應田縣鼓則先小後大所以爲備樂也設業然後設虞亦此意歟記曰其功大者其樂備言其備樂如此則功可知矣鄭氏以田爲大報非也

鞞磬柷圉

爾雅大鼗謂之麻以其聲大而散故也大磬謂之磬以其聲清而高故也柷於衆樂先之而已非能成之也有兄之道焉圉於樂能以反爲文非特不失已也有過禁之義焉柷以合樂而作之必鼓之欲止者戒之於早也圉以節樂而止之必鼓之欲斂者潔之於後也傳曰柷圉者終始之聲斯言信矣蓋鞞所以兆奏鼓堂下之樂也磬則上聲而遠聞堂上之樂也堂

上堂下之樂備奏其合止有時制命於祝圉而已書曰夏擊禮曰措擊樂記曰聖人作爲控楬荀子曰執祝拊控楬似萬物則祝圉以控楬爲體控楬以措擊爲用也今夫堂上之樂象廟朝廷之治堂下之樂象萬物之治荀卿以堂下執祝控楬爲似萬物則是以堂上之拊亦似之誤矣祝圉控楬一物而異名荀卿以祝控離而二之亦誤矣執又作鼗者執兆在右右之也鼗兆在上先之也圉又作敵者以其樂而止之故爲敵以其禁樂之過焉故爲圉其實一也周官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小師掌教鼓鼗祝敵塤簫管瞽矇掌播鼗祝敵塤簫管是皆先鼗而磬次之先祝敵而簫管次之是詩言鼗磬祝敵繼之簫管備舉固作樂之序也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大簫謂之箏以其管二十四無底而善應故也小者謂之箛以其管十六有底而交鳴故也大管謂之簫以其聲大而高也小者謂之箛以其聲小而深也其中謂之篴則其聲不小不大不高不深如黑土之在水中也蓋簫以比竹爲之其狀鳳翼其音鳳聲雖有管而非管夏至之音也管則合兩以致用象簫而非

簫十二月之音也周官之於簫管鼓之小師播之瞽矇吹之笙師則簫管異器而同用要皆堂下之樂器之尤小者也舉器之尤小尤見樂之所以爲備也與商頌嘒嘒管聲同意易於既濟言亨小詩於萬物盛多言魚之微言微物以見其盛多言亨小以見其既濟然則於樂舉其尤小者其爲備樂可知矣古之作樂一音不備不足以爲備樂故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然後爲備奏之樂應田縣鼓鞀革音也柷圉木音也簫管竹音也磬石音也不言金音者以石見之不言絲音者以竹見之不言匏音者笙竽有焉記曰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則匏亦以簫管見之也八音以土爲主故虞書樂記之論八音皆不言土春秋傳曰爲之七音以奉五聲言七音則瓦舉矣記曰干戚而舞非備樂也此論備樂而不及舞者舞所以節八音也言八音則舞舉矣不然詩人何以謂之備奏備舉邪記言金石絲竹樂之器也繼之文采節奏聲之飾也蓋有是器然後有是飾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所謂文采也應田縣鼓鞀磬柷圉既備乃奏所謂節奏也楚茨詩曰樂具入奏此言備奏者小備謂之具故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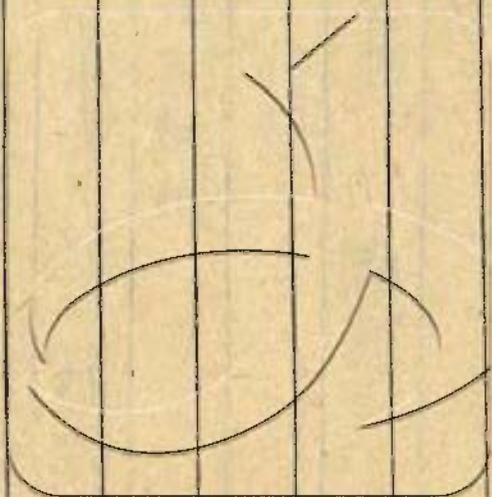
記於禮言具於樂言備荀卿亦曰終始具而聖人之道備矣是具可以言備而備不止於具楚茨非論備樂故止言具奏而已

嗶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肅者敬之在心雝者和之在形心敬者其形和則肅雝存乎人樂者審一以定和使夫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則和鳴存乎樂記曰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豈非肅雝在人和鳴在樂之謂歟成王始作備樂以念乎祖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故聞其聲之嗶嗶者其人

未有不肅雝觀其人之肅雝者其樂未有不和鳴記曰樂在宗廟之中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於此見矣若夫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子夏論樂及此必繼之肅雝和鳴者以謂其人非肅雝其樂非和鳴且不可用於祭祀以感神况可用以感人乎幽有以感神而先祖是聽明有以感人而我客戾止其於永觀厥成也何有舜之作樂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簫韶九成卒至於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亦何

異此言聲又言和鳴者聲則在樂鳴則取諸物而已
梓人爲筍虞取羸屬聲大而宏者以爲鐘虞取羽屬
聲清揚而遠聞者以爲磬虞故擊其所縣皆由其籟
鳴至於取鱗屬以爲筍且其匪色必似鳴矣措其匪
色必似不鳴矣管夷吾之論五聲有似馬之鳴野者
有似雞之鳴木者有似牛之鳴窳者豈非其聲在樂
其鳴取諸物邪莊周有之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蓋鐘
聲金磬聲石皆待考然後鳴其鳴也必由其虞而已
學記之言鐘叩之小則小鳴叩之大則大鳴虞書之
言磬亦曰鳴球而已蓋取諸此



樂書卷七十一終

樂書卷七十二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陽撰

詩訓義

周頌

有瞽

有客

武

酌

有瞽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昔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滕定公之葬有四方來觀者觀禮之成也我客戾止永觀厥成者觀樂之成也子謂魯太師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

如也噉如也釋如也以成蓋樂之一變爲一成文樂
九成九變故也武樂六成六變故也周始作備樂而
合乎祖不過主大武而已其成於六變可知也記曰
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
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二
王之後國於杞宋其來助祭則賓之而弗臣有客之
道焉我客戾止豈特有振鷺之容善習於禮以永終
譽爲哉將以永觀吾作樂之成而已傳曰夫樂象成
也者武樂之成終於崇天子是則二王之後戾止而
觀成得非所以崇天子之意歟與商頌我有嘉客亦
不夷憚同義觀有客之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特
美微子之臣而已是詩所謂我客者亦不過二王之
後之臣也言其臣戾止如此則其君可知矣

有客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殺罰之威在征討道德之威在禮樂古之人以射御
之事寓之禮干戚之舞寓之樂然則禮樂之於天下
有不爲人主之威乎蓋王者之於禮樂實所以自出
也有之固足以爲宜二王後之於禮樂非所宜有也
有之斯爲過矣此有客所以言既有淫威也今夫二

樂書卷七十二
王之後在周有不純臣之義非若在庭之臣也以其有不純臣之義待之以不純臣之禮使之統承先王用王者禮樂所以優異之也彼雖得用王者禮樂亦不過施先王之廟而已若夫非先王之廟而用之亦未免乎僭矣然則魯非二王之後亦得用王者禮樂故闕宮之頌白牡騂剛以爲禮萬舞洋洋以爲樂者以周公有王者之勲勞錫之以王者之禮樂其有淫威亦不害與二王之後同也

武

武奏大武也

春秋傳曰於文止戈爲武戈則器也所以示事止則象也所以示志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言武志則講武其事也大武之所以爲武不過如此周官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由是觀之享奏大武則歌武詩而舞之可知矣樂師凡樂出入令奏鐘鼓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至於執競祀武王首之以鐘鼓喤喤則武奏大武豈

不以鐘鼓邪

酌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所以致太平之治文王也

故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所以立大武之功者武

王

樂書卷七十二終

樂書卷第七十三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詩訓義

魯頌

有駉

泮水

閟宮

商頌

那

有駉

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振振鷺鷺于

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在易坎之九五君也六四臣也君臣以近相與不過

樽酒簋二以示禮用缶以示樂然則有駸頌魯君臣有道捨禮樂何以哉蓋鷺之爲物其質潔白閑水而善捕魚其質潔白在公明明之譬也閑水則習禮之譬善捕魚則得民之譬也于下則在水而已與睢鳩在河之洲同意于飛則言歸而已與歸飛提提同意人臣之道潔白以明其德習禮以莊其容始也于下以從君鼓舞以致其樂終也于飛以言歸鼓節以致其禮旣和之以樂又節之以禮則君臣之間禮樂皆得而不失道未有不得民者矣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然以王者之法繩之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魯侯國也安得用天子禮樂兼四代服器官爲哉蓋周公有王者之勲勞其祭之也報以王者之禮樂故用之周公廟則可用之魯國則僭矣孰謂魯王禮邪春秋之時魯君三弑孰謂君臣未嘗相殺乎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鬻而弔由臺駘始孰謂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乎由是觀之天下有道之國莫甚於魯苟資禮樂焉亦不免於僭鄭氏以爲近誣真篤論歟是詩頌僖公君臣有道是亦彼善於此

而已後世以鷺飾鼓因謂之鷺爲鼓精豈惑越王不經之事而爲之說乎

泮水

思樂泮水言采其芹

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辟生於牆壁之壁所以限制內外而法如之禮之所由出也廡生於雝渠之雝飛鳴相濟而和如之樂之所由生也天子之教辟雍以本之未有不先禮樂則諸侯之教泮宮以本之雖不全乎禮樂亦半於天子而已故辟廡之制猶天子宫架也泮宮之制猶諸侯軒架也蓋水有

泮適各得半焉所謂泮宮亦半水而已水所以比禮而芹藻芣禮之物也思樂泮水者悅其樂也薄采芹藻芣者悅其有禮也文武隆禮樂之教於西雝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近者悅之遠者懷之大學之道也僖公隆禮樂之教於泮水不過屈此羣醜淮夷攸服而已以道有遠近德有大小故也鄭之學校廢於子衿而其詩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以刺其禮廢子寧不嗣音以刺其樂壞禮樂之教不可一日廢於學校也如此明堂位曰頍宮周學也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頍宮則頍宮周人

樂書卷七十三
三
之制魯之大學也魯之大學在郊故將有事上帝則於此有事焉然則序與瞽宗蓋設於頌宮左右而米廩其公宮南之小學歟

闕宮

萬舞洋洋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封曲阜命魯公世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歲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由是觀之白牡駢剛犧尊將將毛帛載羹籩豆大房天子之禮也萬舞洋洋天子之樂也於禮言犧尊籩豆則罍黃目雕篋梡歲之類舉矣於樂言萬舞則升歌下管大夏蠻夷之樂舉矣後世禮廢樂壞僭八佾於羣公之廟獻六羽於仲子之宮春秋譏之又况卒仲遂叔弓不以禮乎宣八年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釋萬入去籥譏其以輕妨重也昭十五年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譏其以小廢大

也

商頌

那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

六經之道同歸於禮樂之用為急古之王者治定必制禮以廣業功成必作樂以崇德所以昭先烈遺來世為一代制作之盛典也商之成湯革夏以為商拯民於塗炭之中寘之治安之域則其治既定而禮制其功既成而樂作後世孫子追述當時制作之意形容於美盛德之頌因歌而祀之此那之所以作也自

微子國於宋統承先王修其禮樂至於戴公凡數世矣其間先王禮樂或廢而不興或壞而不修而樂正雅頌所存蔑如也有孔氏之先考甫者至孔子時又亡七篇是商頌得正考甫而僅存至孔子而後不泯語曰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語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莊周謂曾子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由是觀之商禮之所以損益樂之所以聲音後世不可得而考也所可知者特其恭敬之實大濩之名而已其不言商之風雅者非無風雅也久而不傳故

也商頌固不止十二篇正考甫得於周之太師止是而已其風雅不存又可知矣王通曰詩三百始終於周而存商頌者亦所以為周戒詩不云乎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然則周鑒豈不在於商乎

樂書卷七十三終

樂書卷第七十四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詩訓義

商頌

那

猗與那與置我鼗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格綏我思成

正北之坎為革則鼓為冬至之日音而冒之以啟蟄之日其聲象雷其形象天其於樂象君故鼓祝鼓敵鼓瑟鼓鐘鼓簧鼓缶皆謂之鼓以五聲非鼓不和故

也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此其意歟蓋其制始於伊耆氏之土鼓備於夏后氏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官以太僕建路鼓于大寢門之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則其所建楹鼓爲一楹四稜焉貫鼓於其端猶四植之桓圭也莊子曰負建鼓可負必以楹貫而置之矣所謂置我鞀鼓者如此鞀兆奏鼓者也言奏鼓簡簡則鞀從之矣禮記曰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湯之孫子奏鞀鼓以衍烈祖假有廟非特昭先祖之功而已亦所以樂其所自成也烈祖庸詎釋我而不綏之邪在易之

豫先王作樂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殷人郊丘之祭以祖考配上帝猶且以樂薦而先之况宗廟烝嘗之祭乎此那祀成湯所以先樂後禮之意也豈非記所謂殷人尙聲邪

鞀鼓淵淵嘒嘒管聲

革音兆於北方則播而爲鼗鼓竹音運乎十二月則發而爲管聲周官大司樂鼗鼓雷鼗以禮天神靈鼓靈鼗以禮地示路鼓路鼗以禮人鬼則鼗鼓淵淵非鼗鼓鼗鼗靈鼓靈鼗也路鼓路鼗而已以孤竹之管禮天神孫竹之管禮地示陰竹之管禮人鬼則嘒嘒

管聲非孤竹之管也陰竹之管而已言鞀鼓繼之以淵淵言管聲先之以嘒嘒何也蓋鞀鼓必待奏之然後聞其聲管聲與鞀鼓合奏聞其嘒嘒之聲知爲管聲而已此細大不踰無相奪倫之意也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先王作樂本之以五行文之以五聲參之以八卦播之以八音八卦之所君者乾也八音之所主者磬也故磬音出於乾而已蓋乾位西北而天屈之以爲無有曲折之形焉所以五辨也故方有西有北時有秋有冬物有金有玉分有貴有賤位有上有下而親疎

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論磬嘗謂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閨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有至於此則磬之所上豈在夫石哉凡尚聲爲眾聲所依而已商樂以磬爲主故言依我磬聲舜樂以簫爲主故言簫韶九成

庸鼓有數萬舞有奕

庸鼓鐘鼓之大者也萬舞舞之大者也商之作樂在湯則奏鼓簡簡大矣而未備在湯孫則嘒嘒管聲備

其細以成大記曰商人尙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
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
豈不以樂之大然邪觀舜堂上之樂憂擊鳴球搏拊
琴瑟以詠所以貴人聲也堂下之樂則管鞀鼓合止
祝敔笙鏞以間所以賤樂器也那祀成湯之樂堂上
言依我磬聲則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之類舉矣堂下
言鞀鼓管鏞則祝敔笙簫之類舉矣國語曰聲應相
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商之作樂細大和高下平上
下諧遠有以廣聲教備有以成事業其於致太平也
何有那祀成湯詳於樂而畧於禮者以其祖有功而
樂象功故也烈祖祀中宗言清酤和羹之禮而不及
樂者以其宗有德而禮成德故也闕宮言萬舞洋洋
美其形容之眾大也此言萬舞有奕美其綴兆之眾
大也由是觀之萬舞之舞在商爲大濩在周爲大武
周官皆以大司樂掌之其爲眾大可知先儒謂以武
王用萬人定天下言之不考商頌之過也

樂書卷七十四終

樂書卷第七十五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尚書訓義

虞書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非無禮也以其行天道以治人
 樂勝乎禮故也三王異世不相襲禮非無樂也以其
 行人道以奉天禮勝乎樂故也是以仲尼對顏淵之
 問於商周特言輅冕於唐虞特言韶舞豈非表裏於
 此歟周官述二帝之樂堯曰大章舜曰大韶樂記釋
 二樂之義大章章之也韶繼也蓋堯放上世之勳煥

乎其有文章故後世語功德尤章者必稽焉舜重堯
帝之華有以盡繼體之道故後世語善繼人之志者
必稽焉揚雄曰龔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
垂拱而視天民之阜然則禮樂之功豈不至矣哉樂
記曰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揖遜而天下治者禮
樂之謂也其舜之謂乎今夫聖人定書必斷自堯舜
其論樂亦斷自二帝夫豈以黃帝而上爲不足取也
誠以禮義哨哨而樂之情文未盡不足以法後世故
邪

舜典

三載四海邊密八音

先王制爲喪服之禮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
三年以恩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爲君
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彼中國之近者報君之禮
蓋亦不及如此若夫四海之遠者其報未必如是之
重姑邊密八音而已蓋樂出於虛寓於實則八音各
麗於器器具而天地萬物之聲可得而考焉故物之
盛於天地之間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沈
若浮皆得効其響焉故八物各音而同和也考之於
經堯舜之時八音固已大備後世雖有作者皆不能

易茲八物矣蓋主朔易者坎也故其音革爲果蓏者
艮也故其音匏震爲竹故其音竹巽爲木故其音木
兌爲金故其音金乾爲玉故其音石瓦土器也故坤
音瓦蠶火精也故離音絲革聲隆大冬至之音也鼗
鼓繫焉匏聲崇聚立春之音也笙竽繫焉竹聲清越
春分之音也管籥繫焉木聲無餘立夏之音也柷敔
繫焉金聲春容秋分之音也莫尙於鐘石聲溫潤立
冬之音也莫尙於磬土聲函胡立秋之音也莫尙於
埙缶絲聲纖微夏至之音也莫尙於琴瑟革失之洪
匏失之長竹失之高木失之短金失之重石失之輕

土失之下絲失之細要之八音從律而不姦然後爲
和樂也禮記論八音多矣曰施之金石舉其始言之
曰匏竹在下要其終言之金石絲竹樂之器也兼始
中終言之并與三者而詳言之周官太師之職而已
蓋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大不踰宮細不踰羽細
大之中則角而已莫重於金故尙羽莫輕於瓦絲者
石也故尙角匏竹非有細大之從也故尙議革木非
有清濁之變也故一聲然則金石則土類西凝之方
也故與土同位於西匏竹則木類東生之方也故與
木同位於東絲成於夏故琴瑟在南革成於冬故鼗

鼓在北太師之序八音以金石土爲先革絲次之木匏竹爲後者蓋西者秋言之時聲之方也虛者樂所自出聲之本也故音始於西成於東於西金石先於土者以陰逆推其所始故也於東匏竹後於木者以陽順序其所生故也革絲居南北之正先革而後絲者豈亦先虛之意歟由是推之堯舜之樂雖不可詳究其音之大致亦不過如此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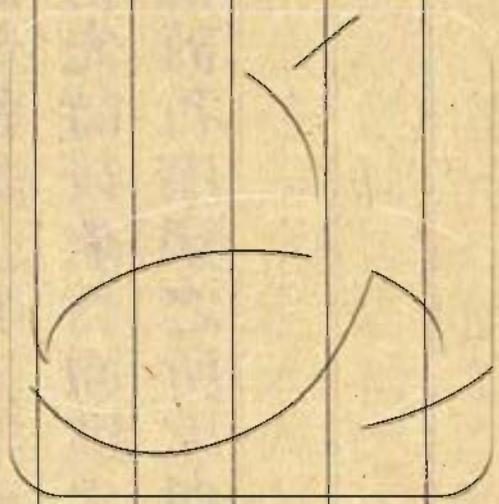
昔舜使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以爲樂正重黎又欲益求人舜謂之曰聖人爲能知樂之本而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遂命典樂教胄子則夔之達於樂不亦深乎帝則德全而教畧故舜命夔教胄子以四德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是也王則業大而教詳故命大司樂教國子以六德中和祇庸孝友是也古者教人之道未嘗不始終之以樂文王世子曰三王之教世子也必以禮樂孔子成於樂則教以樂者固所以爲教人始終之道歟學記之教人先之入學釋菜以示禮繼之小雅肄三以示樂學雜服者達之以安禮學操緜者達之以安樂以

至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由是觀之教人以樂而始終之豈特施於胄子哉教之以直而溫寬而栗則知教之所由興教之以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知教之所由廢既知教所由興又知教所由廢夫然後可以爲人師矣夔教胄子如此其於爲人師之道固裕如也孰謂夔其窮歟觀周官大司樂之教國子非特樂德也蓋并與樂語樂舞而教之豈舜之教胄子不足於此邪以經求之其曰詩言志歌永言非無樂語也其曰樂則韶舞非無樂舞也特舉樂德以該之而已

詩言志歌永言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則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焉者也故詩之所言在志不在言怒則爭鬪喜則詠歌則歌也者志之所甚可而言形焉者也故歌之所永在言不在志是以卷耳作見后妃求賢之志泉水作見衛女思歸之志鴟鴞作而周公救亂之志明雲漢作而宣王撥亂之志著此詩所以言志也臯陶賡歌所以永吾歸美之言禹之九歌所以永吾勸戒之言卷阿之遂歌所以永吾用賢之言四牡之作歌所以永吾將母之言何人斯之好歌所以永吾惡讒

之言此歌所以永言也楊子曰說志者莫辨乎詩傳
曰詩以道志豈詩言志之意邪師乙曰歌之爲言也
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豈歌永
言之意邪蓋詩人言也歌人聲也人言不如人聲之
入人也深故詩爲先歌次之以詩序求之在心爲志
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詩言其志也言之不
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其言也永歌
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舞動其容也此
曰詩言志歌永言終之以八音克諧而不及舞者古
者舞以八人爲佾所以節八音者也言八音則舞舉
矣或永其言或咏其聲以言心聲故也書述夔之所
教而曰詩言志歌永言別言之以辨異也周官述瞽
矇所掌而曰九德言六詩之歌合言之以統同也記
曰弦歌詩頌瞽矇弦歌諷誦詩皆先歌後詩與書異
何也曰書先詩後歌者原歌之所始者自乎詩也二
禮先歌後詩者序樂之所歌者不過詩而已



樂書卷七十五終

樂書卷第七十六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陽譔

尚書訓義

虞書 舜典 大禹謨

舜典

聲依永律和聲

人之生也鍾五行之秀氣其出為五言之永律必和
五行之聲蓋詠以永為體永以詠為用故舜之作樂
琴瑟以詠所以為聲依永也笙鏞以間所以為律和
聲也故歌風而聲不依永無以見德性之微歌雅而

聲不依永無以著法度之正歌頌而聲不依永無以顯功德之成如此則聲詩不協失其所謂中聲所主者矣此聲所以不可不依永也宮爲君不以律和之則其聲荒其君驕商爲臣不以律和之則其聲陂其臣壞角爲民不以律和之則其聲憂其民怨徵爲事不以律和之則其聲衰其事勤羽爲物不以律和之則其聲危其財匱如此則聲律不諧失其所謂中聲所歸者矣此律所以不可不和聲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豈亦聲依永律和聲之意歟今夫陽六爲律則黃鐘太簇始洗蕤賓夷則無射皆聲之屬乎陽所謂律也陰六爲呂則大呂應鐘南呂函鐘中呂夾鐘皆聲之屬乎陰所謂呂也別而言之律與呂異合而言之呂亦謂之律此禮運所以有五聲十二律之說也古之言律或謂之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或以呂或以同六始則六間配之何也謂之七音可也曰述天地自然之象數謂之律以陽造始謂之始焉於陽爲呂間於陽爲間同於一陽爲同呂命以體間命以位同命以情合陽六陰六言之均謂之六律也此特以律爲言豈非合而言之邪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先王之作樂主之以六律六同而播之以八音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音故氣無滯陰亦無散陽細不至於抑大不至於陵一於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已此樂記所謂先王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庸非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之謂邪蓋樂者天地之和先王審一以定之者也故奏之宗廟則肅雝和鳴先祖是聽作

之天下則長幼和順兄弟和親以之率神從天故其神和以之反情和志故其人和神和則其鬼不神亦不傷人矣人和則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矣國語曰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和民是以寧豈特祖考來格羣后德讓而已哉今夫禮以辨異則治神人而使之不亂樂以統同則和神人而使之無間言神則知人之爲鬼言人則知神之爲天言天神人鬼則地示之禮可知周官宗伯掌邦禮治神人亦足發明於此矣然則書美舜樂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而不及舞大司樂序周樂則奏律歌而呂

舞六樂者豈非帝者德全而樂簡王者業大而樂備故邪揚雄有之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可不信乎

大禹謨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六府三事允治時乃功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春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然則禹之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豈非以禹功之成不可不作樂以形容之邪戒之用休仁之至也董之用威義之至也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使之樂斯二者必至有成而無壞也始而戒之終而勸之與秦終南之詩同意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瞽矇掌九德之歌以役大師大磬舜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則大夏禹樂也謂之九德之歌得非九夏乎鐘師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祗夏騶夏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祗夏公出入奏騶夏蓋王者之於天下出

而與物相見以同民患是雖有文明之華功業之大而多故或生焉又不可不思患則預爲之戒也禹作九夏之樂本九功之德以爲歌而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豈非先患慮患而戒之乎今夫天下之民以王者爲之君也夏之樂以王夏爲之君故王出入奏王夏尸非神也象神而已惟在廟則均全與君是與之相敵而無不及也故尸出入奏肆夏牲所以食神實以召之也神藏於幽微而有以召之則洋洋乎如在上如在其左右不亦昭乎故牲出入奏昭夏外之爲出內之爲納四方之賓或以朝而來王或以祭而來

享非可卻而外之也容而納之繫而屬之安賓客悅遠人之道也故四方賓來奏納夏東南爲文西南爲章則章者文之成明之著也人臣有功不錫樂以章之則其功卒於黯闇不明非崇德報功之道也故臣有功奏章夏古者將祭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後致精明之德可以交神明矣故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之侍王內朝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合族之道不過是矣故族人侍奏族夏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非特於禮爲然樂亦如之

是以先王之樂未嘗不以戒示戒焉故客醉而出奏
戒夏大射公入驚則公與王同德爵位莫重焉然位
不期驕而驕祿不期侈而侈則自放驕傲之患難乎
免於身矣是以先王於樂未嘗不以驚示戒焉故公
出入奏驚夏蓋禮勝易離樂勝易流九夏必始之王
夏以王道自禹始也終之驚夏以反為文也若然尚
何壞之有哉詩言鐘鼓既戒與此同意九夏之樂有
其名而無其辭蓋若幽雅幽頌矣

樂書卷七十六終

樂書卷第七十七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尚書訓義

虞書

大禹謨

益稷

大禹謨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

舞有文武有小大文武雖殊其所以象德一也大小
雖殊其所以為文武一也周官大司樂舞雲門咸池
之類文舞之大者也舞大濩大武之類武舞之大者

也舞師樂師羽舞之類文舞之小者也干舞之類武舞之小者也舜舞干羽特舞之小者而已蓋羽者文德之容干者武德之容武舞以扞蔽之干所以示威文舞以翼蔽之羽所以示懷兩者並用而不孤立雖有苗之頑未有不畏懷而來格矣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然則舜舞干羽而七旬有苗格豈足怪哉始伐以武而逆命猶孟子所謂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也終懷以文而來格猶孟子所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也舞干必於賓主兩階者以其班師振旅則無事於征誅有事於揖遜揖遜於兩階者禮舞干羽者樂也豈非揖遜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歟樂記言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簡兮之詩言碩人俣俣公庭萬舞繼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皆先文後武者堯舜揖遜其舞先干者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誅其舞先萬者以武功爲大故也然則舜之誕敷文德而有苗格文王於崇非不修德卒不免用師故詩曰執訊連連攸馘安安豈文王之德不及禹邪時異而已矣

益稷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蓋六律所以考五聲五聲所以考八音八音所以察治忽此樂之所由以成五言所由以出納者也今夫詩言其志歌永其言則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言之所以納也以六

律爲之音言之所以出也言之變雖無窮而出納皆不過五則所道者孰非中德所詠者孰非中聲邪揚雄謂中和莫盛乎五荀卿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如此而已嘗試論之古樂之發六律固正矣而後世四清興焉律之所以不正也五聲固和矣而後世二變興焉聲之所以不和也然四清之名起於鐘磬二八之文非古制也豈鄭氏傳會漢得石磬十六而妄爲之說邪二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也豈京房班固傳會左丘明爲之七音以奉五聲之說邪是不知左丘明所謂七音卽八音也八音以土爲主

是以金石絲竹匏與革木皆待之而後和焉故虞書
樂記國語之論八音皆虛土音以為之主猶天地之
數五十有五而大衍虛其五之意也由是觀之樂音
有八孰謂合二變而七之乎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
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則舜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作
樂則舞可知矣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舜之於臣民趨操同者躬禮樂以帥之趨操異者推
禮樂以教之自予欲觀古人之象至作服汝明者躬
禮以帥之也自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至出納五言

汝聽者躬樂以帥之也自庶頑讒說至欲並生哉者
推禮以教之也工之颺言若風之揚物則巽以入之
非特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亦足勸矣蓋舜之於股
肱耳目之官欲左右有民而責之使翼欲宣力四方
而責之使為則法度彰矣欲觀古象以作服而責之
使明欲聞音律以作樂而責之使聽則禮樂著矣如
此則夫何為哉垂拱視天民之阜而已

夔曰憂擊

憂擊如以戈憂以止樂器之所以為故也擊以作樂
器之所以為祝也此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

禮勝則離而以進爲文故曲禮以毋不敬爲先樂勝則流而以反爲文故作樂先憂而後擊與樂記所謂節奏先節後奏同意今夫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樂之所終患以生焉然則作樂憂而後擊是以禮節樂而使之無奪倫之患豈不爲得樂之情也歟爾雅曰憂禮也禮節樂故也

鳴球

禮記郊特牲言諸侯之宮縣而擊玉磬明堂位言四民之樂器而搏拊玉磬春秋之時齊侯以玉磬賂晉止兵臧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糴則玉之於石類也玉

磬則出乎其類者矣顧命言天球在東序呂氏春秋言堯命夔擊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則天球玉之自然可以爲鳴球眾聲之所求而依之者也傳曰金石有聲不可不鳴禮記言玉之聲清越以長者樂也謂之鳴球雖出於所考要之其聲清越以長無異於禽之鳴也

搏拊

乘水者付之泝作樂者付之拊拊之爲器葦表糠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非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葦爲鼓白虎通謂拊革而糠是也其設則堂上

此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則先歌大師所謂登歌則令
奏擊拊是也既曰搏拊又曰擊拊者拊之或搏或擊
拊聲小大之辨也與所謂擊石拊石爲磬聲小大之
辨同意荀卿曰縣二鐘而尙拊大戴曰縣一磬而尙
拊蓋一鐘一磬特縣之樂也拊設於一鐘一磬之東
其爲眾樂之倡可知矣大祝登歌擊拊周小師之職
也大師則令之使奏擊而已此先憂擊後搏拊禮記
先搏拊者書以作樂序之記以樂器序之故其先後
不得不異

樂書卷七十七終

